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四十四回 猜心事蓋言終逆耳 整行裝萍合記遊蹤

話說寶玉自開春以來，忙忙碌碌，□分辛苦，晏眠早起，絕少空閒的時候，一直忙過了正月。將近二月中旬，漸漸的風和日暖，春色融融，最是惱人天氣，欲眠不得，他人則春宵苦短，珍重一刻千金；自己則春夜嫌長，怨恨孤獨獨宿，雖邇來舊好新知，不乏相交之客，然欲求潘安、衛，竟無如意之君，因此悶悶不樂，愈思□三且置。那天日間無事，阿金、阿珠陪伴閒談。寶玉終覺無情無緒，眉蹙春山，悶懨懨懶於對答。阿珠不解其故，問道：「大先生，啥落格兩日一點興致才嘸不，戲也勿看，花園也勿去白相，到底阿有啥心事佬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格心事終猜勿著格，去問裡哉。」阿珠又道：「我想故歇生意實梗好，舊年先多仔幾化，大先生落得尋尋快活，日裡坐坐馬車，到各處花園裡去兜兜，夜裡有空工夫，再到戲館裡去看看戲，有啥格勿開心？還要上心事，叫我真真猜勿著格哉。」

阿金在旁，卻早猜透寶玉心事，便笑嘻嘻的插嘴道：「大先生肚皮裡格念頭，勿是我勒裡海外，惟我末猜得著六七分格。」寶玉道：「既然猜得著，倒說撥奴聽聽看。」阿金道：「我猜著仔，賴介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本要告訴唔篤商量格件事體，故歇能夠猜得出，奴還賴俚作啥呢？」阿金笑道：「格末我猜哉，我看大先生格心事，別樣才嘸啥，眼睛門前，單差少一個。」說到這裡，停住了嘴，只管嘻嘻的笑。阿珠道：「說末勿說，獨講好笑啥格嘍？據我想想看，大先生勿少啥。」寶玉道：「阿珠去睬俚，讓俚笑完仔勒說，奴眼睛門前少啥一個介？」阿金低聲笑說道：「少一個人夜頭陪陪大先生哉，格句猜得阿准？」寶玉老著臉答道：「算一屁彈著，不過奴心浪格人，阿猜著是啥人介？」阿金道：「我到底勿是仙人，亦做肚皮裡向格蛔蟲，格落我說勒前頭，只猜得出六七分淘成，若然才曉得末，我亦說仔出來哉。」

寶玉道：「格末拿耳朵湊過來，奴來告訴仔罷。」阿金聽了，即將左耳湊將過去，寶玉就切切錯錯說了幾句，無非說：「奴故歇心裡要想到北京去，找尋□三且，帶道勒京城裡做生意，想阿能夠格？」阿金聽著話，皺著眉頭，只是轉念不答。阿珠坐在旁側，不知他們講什麼話，又見阿金這付神情，熬不住問道：「唔篤格私房閒話，阿可以告訴聲我介，啥落板要實梗鬼鬼祟祟格嘍？」阿金方開言道：「問得格，聽俚講下去，自然明白哉，勿懂末，我停歇解釋聽聽罷。」阿珠始點頭不語。

寶玉道：「奴搭商量格，究竟以為哪哼？啥一句才勿回答介？」阿金道：「我格大先生嚇，我勸去格好，如果去仔，碰勿著俚末哪哼？就算俚一尋就著，俚倒忘記脫仔倪哉，勿搭要好，阿要弄得勿尷尬介？況且現在問搭生意來得格興旺，甩脫仔勒到格搭去末，阿可惜嘍？雖則倪到仔京裡也要做點生意，勿見得坐吃格，不過現鐘勿撞，倒去巴望餘帳，只怕終有點勿穩格。」寶玉不等他說完，便插嘴道：「奴到格搭去做生意，原是帶腳罷哉，亦勿想啥發大財佬，奴格心裡，軋實單為仔俚呀，俚搭奴格情義，實梗深法，別人才比勿上格，格格辰光才勒眼睛骨裡。後來俚進京去，約奴一年後再見，勿是俚來，定是奴去，奴皆為嘸不空工夫，格落耽擱下來格。故歇奴去尋俚，一定搭奴要好，勿會忘恩負義，弄得奴尷尬格，所以奴放心托膽，敢闖到京裡去走一埠。」

阿金道：「唔篤前頭格情義，看是看見格，不過大先生終有點一相情願勒海，阿曉得眼下格時世，靠勿住格人實在多，嘴裡說得蠻蠻好，心裡其實約約乎，況且格格套戲子，愈加勿住，格落我勒裡勸，去仔勒懊悔，懊悔是來不及格。大先生，格格穩瓶阿要捏哉。」寶玉不悅道：「管穩瓶打碎勿打碎，奴終決勿懊悔格，去仔好，亦是奴格命，有啥要緊嘍？至於眼門前生意，可得可失，才勿勒奴心浪，下埠回轉來，怕道嘸不佬，要可惜煞哉？」阿金道：「大先生問仔我，格落我說格，我勒裡想，問搭上海場化，頂頂鬧猛，各處格人才有格，難信道除脫仔俚，一個才嘸不好格，板要到京裡去看俚，俚真真變仔活寶貝哉。」寶玉道：「勿實梗講格，『麻油拌青菜，各人心愛』，奴隨便哪哼，一定要尋著仔俚，難末奴心死得來。」

阿金聽了，曉得勸之無益，我何必再做蠢人，徒然惹他動怒呢？即便改了口氣道：「大先生要去末，倪阿敢攔嗰嘍？但是現在二月裡，天還勿哪哼暖熱，我看三月裡動身末最好。大先生想阿對呢勿對佬？」寶玉點頭稱是。阿珠不甚明白，正想動問赴京之故，忽來了幾位客人，當時暫將此事不言。晚上阿金方細細告訴阿珠，阿珠亦不以為是，然知寶玉去志已堅，也不便再勸了。這幾□天，別無緊要書說。

忽忽已至三月初旬，寶玉取歷本觀看，揀定□四開日動身。屈指尚有□天，然此刻眾客面前猶未吐露，惟那日喚秀林進房，說明赴京一節，並囑我去之後，論不定一年兩載歸來，汝不妨自開門戶，獨做生意。好在豔史列名，聲譽漸播，斷不如從前寂寞的了。所有我的節客帳，待到端午，汝當遣人取討，存在汝處，俟我回申交還可也。此外我之動用木器等物，一並寄留在此，倘汝欲搬場，須寫信關照我一聲，至要至要。秀林忽聞寶玉一篇說話，知他行志已決，動身在即，也甚依依不捨，惟說乾娘到京後，早寫信來，開明住址，以免此間懸望。寶玉點點頭，又將閒話講了一回。秀林因房中來了客人，方才退出。

話休煩瑣。又過了幾天，寶玉預先同阿金、阿珠收拾箱籠各物，一共有□餘件之多，因此次出門至少一二年，不得不多帶東西，以備應用。收拾停當，復命阿金、阿珠取了自己名片，向各客處辭行，各客得此信息，

或將帳目算結，或與寶玉錢行，直忙到□四那一天。船票早已購定，午後將行李裝了一部大塌車，命帶去的相幫押了小船，好得那兩個相幫一個即是他的哥哥，盡可放心托他在船看守。自己卻到晚膳後，方與阿金、阿珠一同坐著馬車，來至金利源碼頭下船。臨行之際，重又囑咐了秀林幾句，無非是老套的話兒，恕不一一細表。

單說寶玉等下船後，坐著一間大房艙，甚是寬暢。兩個相幫讓他們乘了客艙，更覺□分舒齊。當晚無話。次日，輪舟出了吳淞口三夾水，逕望大洋中駛去，波濤洶湧，不減赴粵時形景，幸而寶玉出門已慣，尚不至嘔吐狼藉，惟在舟中悶睡而已。顛簸了數天，那日將抵津門，阿金偶然步出房艙，向各處閒看一回，瞥見那邊一間小房艙門兒開著，裡坐著兩個女人，在那裡講話，都打著蘇州的口音，細細一瞧，卻略略有些認識，原來一個是新出道的校書林黛玉，一個是他用的娘姨模樣，大約往天津去做生意的。阿金不便上前叫應他們，問他們的底細，仍舊退回自己房艙，告訴寶玉。寶玉聽了，略把頭點了一點，並不放在心上。

少停船到紫竹林，抵埠停泊。寶玉的箱籠物件，以及零星東西均已聚在一處，卻巧各棧房接客的人上船招攬主顧，手中都拿著棧票，寶玉見是佛照樓大客棧，就命相幫喚住。那個接客的得了生意，笑容可掬，便說：「奶奶的行李，點一點數，都交與我，發往棧裡去。包管一件都不少的，請奶奶放心就是了。」寶玉卻因有貴重物件，終究不甚放心，吩咐相幫跟著照料，自己即與阿金、阿珠上岸。阿珠曾經到過此地不止一次，所以甚為熟悉，便在碼頭上僱了一部馬車，三人坐著，一逕向佛照樓而來。寶玉看那沿路風景不讓春申，也是繁華的所在，盡可托足，但此番專意進京尋訪情郎，至多在此耽擱三四天。心中正當思想，馬車已至佛照樓棧門跟首停下，三人下車進棧，自有茶房等招接，引領入內，看定了一間官房。剛正坐下，吃得一杯茶的時候，行李已經發來，均由相幫等查檢，無須細敘。

因寶玉在天津並無要事可記，這兩天，無非坐坐馬車，遊覽洋場各處的景致，出出風頭罷了。惟阿珠獨至侯家窩，順便探望幾個親戚。他的親戚有好幾家開堂子的，一聞胡寶玉到此，人人羨慕，意欲托阿珠轉致，留寶玉在此做生意，被阿珠一口回絕，方才斷了這個念頭。阿珠至晚回棧，告訴了寶玉。寶玉聽了，惟有付之一笑，而心中急欲入京，便差阿珠喚茶房進來，問了赴京火車的價目與開車的時候，茶房一一對答。寶玉又說明日午前準定動身，所有許多行李仍托你們押赴車站，安置妥貼，我當重重的賞你酒錢就是了。茶房連聲唯唯而退。是晚用過夜膳，大家早睡。不到天明，均已起身。及至寶玉等梳好了頭，又將零星應用各物收拾收拾，不覺已是日上窗紗，茶房早走進來伺候。寶玉先將房金算清，然後交代茶房與帶來的兩個相幫，把行李發至車站等候，自己與阿金、阿珠又飽餐了一頓點心，舒齊舒齊，略停片刻，方坐著馬車趕來。比及車站，茶房等也不過才到。寶玉是初次坐火車，不甚在行，就叫茶房購了三張頭等票、兩張二等票，又寫了□幾張行李票，始開銷了茶房酒錢，同阿金、阿珠上車，坐的是頭等，兩個

相幫是二等。

頭等車中，坐客寥寥，甚是舒暢。寶玉靠窗觀看，□分快樂。忽聞汽笛怒鳴，大約將要開行了，又見上來了一位闊客，年紀約有四□開外，方面大耳，一部漆黑的鬚髯，清朗見肉，身上衣服麗都，諒必是官界中人，帶著兩個跟班在旁伏侍。坐定之後，寶玉又正對他定睛細視，漸覺有些面善，好像從前在那裡會過的，卻又想不出是何許樣人。及至聽他吩咐下人，操著廣東的口音，忽然心中會悟，只怕就是他了。但容顏比前肥白，鬚髯也覺得濃厚些，不要是面目相同，其實並非是他，我休要錯認了。況我自粵返申的時節，未與他們辭行，私自溜歸，諒他們必然議我無情，此番見面敘話，頗有些不好意思。所幸事隔多年，他又非伍大人可比，我尚不難飾詞對答，但不知果是他否，因此躊躇滿志，頗費疑猜。且見他目不轉睛，也呆呆的向著我看，彷彿不敢貿然叫應我的樣子，待我問問阿金、阿珠，他們的眼光比我更好呢。所以寶玉回轉頭來，正要問阿金、阿珠，阿珠先低聲說道：「大先生，阿看見後來上來格人，認得呢勿認得？」寶玉道：「奴記性勿好，有點面熟陌生哉，想必認得格？」阿珠道：「就是倪勒廣東，俚搭伍大人一淘格區老爺呀！啥忘記脫哉介？」寶玉道：「嘎，實頭是俚，提醒仔奴，奴記得俚格名字，叫啥格德雷，搭奴勿哪哼要好格，格落隔仔幾年，勿放勒心浪哉，加二故歇面孔壯仔點，所以奴疑心勿定，認勿煞哉，亦認差仔介！」阿珠道：「決勿會認差格，倪老亦勿老來，勿見得眼睛已經花格哉，況且倪勿比大先生，專靠格雙眼睛認得人。」寶玉道：「撥俚聽見仔，難為情格。既然認得准，搭阿金一淘過去招呼一聲，先搭俚實梗實梗說，聽俚哪哼回答仔，難末唔篤請奴過去叫應俚，想阿好？」阿珠湊著耳朵答道：「以前亦搭俚□分親熱歇，故歇去叫應俚作啥介？只做看見末，拉倒哉！」寶玉道：「啥能格想勿出念頭佬？阿曉得倪初到京裡，究屬地脈生疏，要末認得兩個人，倪是一個方勿認得，故歇碰著是俚，總算認得仔個把，就托俚照應照應，也是好格，作興有一時尷尬，倪好俚發財，不過拿俚防防荒。奴格閒話，阿差呢勿差？」阿珠連連點頭，說：「大先生格見識，倪落裡想得到、及得來嘎？」正說之間，又聞汽笛鳴了三聲，火車就此開行，起先覺得緩緩的，繼而漸漸的快了又快，輪機鼓動，正不啻逐電追風。鳳翔館主有詩贊之曰：

大錯休疑鑄九州，利權從此可全收。

願今天下歌同軌，掣電奔雷快壯游。

開車之後，寶玉見阿珠貪看野景，伸手將他衣袖一拉，催促道：「獨講看，毫燥點拉阿金過去說罷。」阿珠聽了，方與阿金附耳說了幾句。其實阿金早已聽得清楚，即時立起身來，同阿珠走至德雷那邊。不過相離二丈多路，難道德雷沒瞧見寶玉嗎？然方才寶玉看德雷，德雷也目不轉睛的看寶玉，又難道隔了幾年，有些不認識寶玉嗎？但此刻只有寶玉一人，或者不甚留意，想不到在這裡火車上相會；今寶玉仍與阿珠聚在一處，彼時俱見過面，說過話，且非一次兩次，那有一個都不認識之理？然則這樣說起來，何以不先叫喚寶玉等三人呢？其中有幾個緣故，一來恨他從前私回上海；二來要裝做官的身份；三來脾氣極大，不比伍大人隨俗，定要寶玉等先去招呼他，方顯自己的官體。故雖阿金、阿珠走近身旁，他還眼睛向著窗外，一手掣著鬚鬚，裝作未見的樣兒。阿金、阿珠睹此神情，心中著實不願意，怎奈吃了這碗堂子飯，又奉了主人差委，只得低聲下氣，到他面前叫應了一聲「區老爺」。正是：

鶯燕縱知飛絮賤，蝶蜂猶為落花忙。

欲知與德雷所說何語，以及寶玉到京後情形，下回再行細述。